

上諾曼地的十八年生活點滴（中）

陳勝又



（續上篇）

盧昂地區的七年生活點滴 （1976年3月到1983年3月）

公司生活

我們設計部有15個人左右，10個製圖員、5個工程師。製圖員都是當地人。有一位年經人，剛剛拿到職業學校文憑，父母是一家麵包蛋糕店的老板。求職的時候，父親陪著來應徵，還拜託公司好好訓練他的小孩，以便能成器。這位年經人，腦筋好，工作能力不錯，也很努力。他說他父母親的物質生活還不錯，但是每天三更半夜起

床，搓扭摻著酸性發酵劑的麵粉，長期下來，身體健康受損，所以希望小孩不要走他們的路。

黑腳人（Pieds noirs）同事

有一位同事，是1960年代阿爾及利亞（Algérie）獨立戰爭時，全家遷回法國本土居住的所謂「黑腳人」。他的父親是刑警（Commissaire de Police），所以同事有違規的交通罰單，找上他，通常萬事通——沒事。

當年，一般警察單位，也很講人情。如果不是很過份的錯誤，也容易通融。只是現在事事追求所謂責任的社會，過去的所謂人情道義，也幾乎消失了。

地下空洞（Marnier）

一個秋天的日子，剛下過小雨。我接到一通電話，要我趕到一個40公里外鄉下、一個剛剛開工的小購物中心工地。工地只有五千多平方公尺，原是一片空地，長滿野草，是鄉下小孩野外遊戲的天堂。整土機正在鏟除地面上約50公分厚的有機土（Terre végétale），突然發現兩個小圓空洞，直徑約有一公尺左右。這就是所謂地下空洞（Marnier）。這是上諾曼地Pays de Caux地區的特有的產物。這是一個由石灰岩（Calcaire）構成的高盤地。自古以來，當地人為了採集地下的岩石而挖了這些深井或深洞。通常地面入口都是100到150公分左右的小圓洞，深至30公尺左右，然後從

井底開了好幾個水平的地洞，四處採石。另外一種空洞特別危險，叫做吊鐘型洞（Marnier du type Clochette）。一入洞，馬上就像教堂頂上的大吊鐘，呈大漏斗形，深度只有15公尺左右。經過長期的溼氣侵蝕，如果有人進了洞裡，很容易被崩塌的石灰石活埋。諾曼地有一些人，專門處理這些「地下空洞」的填充工程問題。

汽車超速

我有一回因為超速，在鄉下的一個省道被攔截。雷達（Radar）隱藏在一個孤立民房旁邊的灌木圍牆。兩個村莊之間，距離只有1400公尺。即使為了超車而超速，也應該不會超出很多。我才剛剛超了車，遠方就已經有穿制服的人員招手，要我靠右停車。他們已經有不少斬獲，等了三、四十分鐘，才輪到我上警車填寫罰單。這是我生平第一次，也是唯有的一次被攔截罰單。當時又因為趕時間，沒有注意到年青警員的添油加醋、加重罪行。罰單上說，速度150公里，超過90公里的限制，而且是在路面潮溼的狀況之下超速，真是罪不可恕。

回到辦公室，想到我被攔截的那個村莊，有一家專門做門窗的小工程公司。老板我很熟，就拜託他說項。得到的回答是「不可以，超速太多。」又拜託另一家大工程公司的工程師。這個大公司門路，通常都是管道暢通。但是也得到同樣的回答。跟我做事的一位同事有個親戚是盧昂城憲兵隊（Gendarmerie）的官員，也代為說項，得到的回答是「太晚了！罰單資料已經轉到省府了（Préfecture）。」另外一家小工程公司的老板，我也很熟悉。他找了駐在勒·阿佛城（Le Havre）攔截我超速的國家警察隊（C.R.S. : Compagnie Française de Sécurité）單位的官員。他們很驚奇的說：「這位陳先生是什麼人物？怎

麼有那麼多的人來說項？」但是也沒有忘上加上「超速太多，況且資料已經轉呈到省府了。太遲了！」

奇怪的是幾十年已經過去了，但是我從來也沒有收到罰單，也沒有收到法院通知出庭的傳票。

老菸槍同事

有一位繪圖員，做事仔細，工程圖畫得好，文字工整，在當年沒有電腦繪圖的時代，是一位難得的人才。他高高的個子，金黃色卷曲的頭髮，帶了細金絲眼鏡，沒有中年人發胖的身材，可能是一千多年前定居諾曼地的維金人後代。他每天提著一個大而老的公事皮包，到了工作崗位，套上白色的工作服，第一件事情，就是把香菸及銀色的金屬香菸盒擺在桌子上，開始每天儀式般的工作——香菸切成兩段，放到香菸盒裡。他每天抽菸的數量固定，切了半的香菸，接到菸斗上抽。但是，這位同事60歲不到就離開了這個世界，因為得了癌病去世了。

採野菇

採菇人，一般都把長滿野菇的角落當做小秘密，不太容易與人分享。公司的老菸槍同事，也是個愛好採野菇的專家。我們也各有小秘密，知道一些秋天時份長滿野菇的角落。





老菸槍知道的角落，長滿丁子菌香菇（Girolles）；我知道的角落，長滿子牛肝香菇（Trompette de mort）。我們互相交換了小秘密。老菸槍知道的角落，在一個離開盧昂城有50多公里的森林裡。我們到了那邊，真的嚇了一跳。滿地就像一片深黃色用丁子菌香菇織成的地氈。我們那次採集了好幾公斤，吃不完風乾，吃了好幾年。

年終飯局

聖誕節之前，我們設計部傳統上都會選擇一個週末的晚上，大家到外頭餐館一起吃年飯。

有一位繪圖員同事，他太太也在我們公司的另一個部門工作。這位同事已經工作了十年，覺得一輩子再做下去，沒有什麼前途。趁著還沒有小孩，雙雙離開公司，搬到一個離盧昂城有30多公里的一個小城，頂了一家咖啡餐館，自己當老板。同事們很有人情味，決定去捧場。這位同事是在阿爾及利亞（Algérie）獨立戰爭時，全家搬回法國本土居住的所謂「黑腳人」。

我們事先點了叫做Couse - Couse的北非菜。這是最受法國人喜歡的一道菜，有小米、蔬菜湯，配上烤羊肉、雞肉、北非羊腸、羊肉丸等等。他的母親戰戰兢兢，兩天前就開始準備。大家過了一個愉快的晚上。

搬家到塞那河出海口的勒·阿佛市 （Le Havre）

自從1976年3月到盧昂城工作，已經有七年了。當時想回到巴黎工作，寄給巴黎一家公司的履歷表，被轉到諾曼地的同一個系統的公司。經過面談，他們建議我到勒·阿佛市的辦事處工作。這一來，離開巴黎更遠了。但是工作性質很有挑戰性，要設立一個工程檢驗單位，就這樣接受了這個工作。

工作多，也要到處爭取工程檢驗的合同。主要審查各種工程的施工文件、設計施工圖、計算書、消防安全問題，還有其它由另外部門負責的檢驗，譬如：電能或熱能設備、隔音問題、原子能輻射性安全檢查等等。每天從盧昂城到勒·阿佛市，往返就有180公里，加上到其它工地的路途，平均都要跑300到400公里之間。

三個月之後我們就搬到勒·阿佛市，且一住就是11年，直到1994年10月，才離開諾曼地，回到巴黎。

（下期待續）

（本文作者畢業於法國巴黎土木建築工程師學院，現為法國土木建築工程師。）